

安妮宝贝 / 著



作家李敖讲：
上帝只有灵，没有肉，动物只有肉而没有灵，灵与肉只是人的问题，而且从来就是人的大问题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WORDLESS DAYS



无语^的日子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WU YU
WORDLESS DAYS

无语·日子



第一章

黑夜来了，天空闪烁出无数的小星星；月儿不时从云雾中露出她苍白的面庞，洒下如水的清光，以她温柔的手抚着静静的大地，安抚着窗下这位心灵受伤的女人。虽然这是一个月圆的日子，但是她孑然一人，暗自垂泪。

张萍孤零零一个人躺在大床上，肉体悬浮在黑暗中。她的影子被灯光射在墙上，空虚而寂寞。她的胸中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情绪，酸酸的，涩涩的。没有亲人抚摸的肌肤是多么孤独、多么寒冷。而她又是多么渴望丈夫能够回家，亲吻她，爱抚她……

1

她会感到无比幸福与温馨。但是丈夫的心好像全在应酬中，总是忽视了她的存在，经常把她一个人丢在家里。

在悲伤与期待中，张萍躺在这张又大又软的床上，迷迷糊糊睡着了。她睡得极不安稳，一时双眉紧皱，一时身体又发出一两下抽搐，后来，她开始做梦了。

夜并不平静，也不完全漆黑一片。

又起风了。

睡眠中有一种撩人的幻象时隐时现，还有风发出吓人的吼叫。

她做了许多的梦，梦到了许多光怪陆离的东西，一个接一个压得她在梦中直喘息。室闷得精疲力竭。

她梦见了丈夫周民，周民穿着一件浅灰色带黑色竖条的衬衫，外面罩着一件白色夹克衫，脚蹬着白色皮鞋，正拥着一个妖艳的女人，从她身边走过，边走边亲吻着……



她拼命地向他跑去，可是总跑不到他那儿，跑啊跑啊，跑得她好累，跑得她腰酸腿疼，她急了，大喊道：“周民，等等我，我要累死了。”

她大声地喊，却没有声音从口中发出，甚至连嘴也张不开。

她想追上前去，拉住那个女人，可是却迈不开脚步，脚好像牢牢地被钉子钉住了。她好像听见那个女人鄙视地骂她，讥讽的眼光嘲笑着她，然后，不屑一顾地冲着她吐口水，而周民却怂恿着站在一边，一声不吭，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。那女人得意地咧嘴大笑着，她气得挥手打了她一个耳光，却看不见那女人脸长得什么样，只看见一张涂得腥红的正咧着的大嘴。她气得浑身发抖，直冒冷汗，渐渐感到窒息了，喘不过气来。她感到那咧着的大嘴仿佛要把她吞噬了。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恐惧弥漫了全身。她惊慌地叫着，缩紧身躯睁大了恐惧的眼睛：“她是谁？为什么跟你在一起？”然而回答她的却是一阵比一阵更高的骇人的大笑：“哈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哈……”张萍惊呆了，继而大哭起来。她哭着求周民帮帮自己，却遭到了他的白眼。她感到从未有过的绝望。她大骂一声：“周民，你不是人。”没想到却把自己喊醒了。

她睁开眼睛，凝视着黑暗，伸手摸了摸旁边，仍然是空荡荡的。她随手摁了一下报时的床头钟，床头钟报出了：“现在是凌晨一点二十分。”

她起身去了一趟卫生间，重新躺到床上，可睡意却消失了。

她知道自己再也睡不着了。

寂静中她倾听着闹钟指针移动的声音，回想着刚才梦中的情景。丈夫挽着的女人是谁呢？怎么没有脸，看不着脸，不知道是谁。这是一个怪梦，但很完整，也很荒诞。

自己怎么会做这样的梦呢？是不是自己有点神经质，还是或多或少听到了那些风言风语的传闻，使自己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想，所以才做了这样的梦。



张萍隐隐约约地有一种忐忑不安的感觉，她感觉到自己貌似幸福的生活里还掺杂着别的东西。他们的家庭生活及夫妻关系正出现一种裂缝。她神思恍惚，不知不觉，又陷入了空漠的冥想之中。

他为什么没回家？

这么晚了，他究竟到哪里去了？

“是谁又请他吃饭了？

是去 KTV 包房唱歌呢，还是去打麻将了？

也可能是有人请他去洗澡，睡在浴池了。

可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呢？他有手提电话，我也有 BP 机，他为什么不给我打个传呼或者往家回个电话，难道对他来说我真的一点也不重要吗？

她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，她不懂周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她觉得心里一阵寒冷，她的心在哭泣。

最近这两年，丈夫几乎从来没有在下班后正点回过家，但是一般都在十二点之前回家，如果超过十二点肯定会给自己打电话的。可是今天怎么反常，是不是跟哪个女人在一起。那种不安的感觉逐渐强烈起来。

一想到这儿，心里那股怒气直往上涌。不行，我得给他打传呼呼他，反正也睡不着了，我也不能让他得消停。于是，她拧亮床头灯，拿起电话：

“您好，请呼 8030，姓张，请他速回电话。”

等了半天没有回电话。

再重新呼他，这回用自动传呼。

还是没有动静。

他关机了？不像，他从不关机，再呼他一遍。

“您好，请呼 8030，姓张，问他是否被车撞死了，还是撞坏了手，不能打电话。告诉他，如果不回电话，就永远不要回家了。还有，告诉他，他是三轮，是大傻子。”张萍气呼呼地说。

“对不起，骂人的话我们不给传，还有吗？”寻呼台小姐礼



貌地说。

“没有啦，谢谢。”

焦急的等待中，又过了十分钟，还是没有动静。

再传最后一遍：“您好，请呼 8030，姓张，请他无论如何回个电话，有急事。问他在什么地方，告诉他不管在什么地方，我也不追究了。”

“还有吗？”

“请他速回电话，没有了，谢谢。”

从一点二十分开始，连续打了三个自动传呼，又用汉字传了四遍，一直没有回电话。现在已经是凌晨两点二十分了。张萍想：“他今天是不能回电话了。他知道我打传呼电话多了就心疼钱，舍不得再打电话。他虽然有手机，非常方便，但就是不回电话，显然是故意气我。”

4

张萍第十次看闹钟，现在已经是凌晨三点一刻了，周民还是没有回来。张萍开始担心：“他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，否则怎么会一点消息没有？”

恨归恨，恨过之后，张萍不由得着急起来：

“是酒后驾车肇事？遇到坏人？”

一想到这儿，张萍毛骨悚然起来，吓得她顿时出了一身的冷汗。她顾不了许多了，忙往 120 台挂了一个电话，询问急救中心，是否有急救病人，年纪四十多岁，身高一米七八左右，叫周民的男患者。

查询的结果，没有一个像她描述的男人。有两个分别是六十岁和七十岁的老人，一个是脑溢血，另一个是心梗正在抢救中，再有一个是被出租车撞伤的女人。

张萍心里有底了，不由得松了一口气，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回去，顿时轻松了许多。同时又想到了天有不测风云，说不上谁什么时候会碰到意外的灾难，就比如刚才的那个女人，她能想到今天自己被车撞了吗，她的孩子、她的丈夫、她的父母、兄弟姐妹将会怎样的悲伤……

想到这些张萍马上就原谅了丈夫。只要他现在回家，我一



定不跟他打架，不争个你低我高。以往打了那么多次仗，不是每打一次仗就把他推得更远吗？这两年来他们家总是在战争中度过。

张萍总觉得自己有理，因此就针尖对麦芒一个不服一个。

她总是觉得这个家她做的贡献大，家中的大小事情，孩子的事情都是她操心。因而也就觉得格外的自豪。

她其实是个挺敏感的人。她很早就从周民的态度中发觉周民已经不爱她了。虽然周民不说，可是张萍凭着一种女人的直觉，她觉得周民的爱已大大地打了折扣。虽然她不知是什么原因，但她有一种直觉。虽然她还不清楚是什么，但她相信自己的直觉。一想到这，心里便像蛇噬一般疼痛，压抑的怒火又蹿了起来。

他一定又是去打麻将了。一个大男人一点儿事业心也没有，把时间浪费在打麻将上，天天半夜三更回家。她忽然又想：“为什么他对自己这么冷漠？难道他外面有人？不！不会的！”她自己又在心里极力否认着。

5

一幢摆满家具的房子，要是没有爱就不成其为一个家。爱情绝不是单轨车，她要的是双轨车。但事实上，她和周民目前却偏偏都是单轨车。

她怨，她恨，她叹，她愁。各种思绪纠缠在一起，理不出个头绪。几经辗转，心情烦躁的她仍然无法入睡。她索性披衣下床，站到窗前。楼下马路上的路灯仍然亮着，把它桔红色的光影投到路面上，那是一种暖色。此刻张萍多盼望着丈夫早点回来，回到这属于他们自己的家！

对面大楼黑黑的窗口好像一只只闭着的眼睛。张萍想：“这些人家可能都已进入了甜蜜的梦乡，丈夫们正搂着妻子酣睡……”

而自己却形单影只，只有疏朗的星斗陪伴着我。暗沉沉的树木和灯影，交织成大片的怅惘。她站在窗前暗暗地垂泪，轻声地呼唤着丈夫：“周民，我好想你，给我回一个电话吧！”

她在心里一遍遍地祈祷着：“我寂寞，你快回家吧！”



“我是女人，我需要丈夫的关心和疼爱。”

“我是女人，我渴望丈夫的爱抚和温存，需要丈夫的搂抱和亲昵。我孤独，我寂寞，我需要丈夫的一切，包括性爱，温暖的躯体。我想拥有一个完整的夜晚！”

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，张萍觉得非常的渴望他，思念他，盼望他。这时她强烈地希望自己把头靠在丈夫的肩上，让丈夫有力的臂膀搂着她，为她熨平心灵上的创伤和阴影。

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淌着。她倾听着，企盼着楼梯的脚步声。偶尔传来脚步声，她就想这个人可能是他。但每一次都给她带来失望，传来的都是别人家的开门声和关门声。她多么希望这声响是他们自己家的门声啊！

女人是离不开男人的，就像花儿离不开阳光，鱼儿离不开水一样。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，不论貌似多强的女人，她的一生都离不开男人。无论是否承认，都是如此。这是因为女人骨子里的那份脆弱及依赖男人的思想根深蒂固。张萍也不例外，她也需要男人的支撑和依托。可能这个时期，肉体依赖多了，可能那一个时期精神更为重要，是相互交替的。依赖得不到满足，就会转化成一丝丝恨意，而恨也是爱的一种，是由爱而生。如果连根也没有了，变得麻木了，那么婚姻也就面临着崩溃和解体了。

“可能我是女人，我就格外地恋家，依赖男人。”

“可能我是女人，我的心就格外地软弱、善良。”张萍胡思乱想着。

“家是什么？家是女人、孩子、丈夫三位一体共同拥有的，缺一不可，休戚相关的一个整体。家是至善至美至纯的天伦之乐。”

“家是在凄寒的夜里，在倦乏的时候，在受挫的时候，在有病痛的时候，是躲避风雨的港湾，是最安稳的栖息之处。”

“家是小小的楼区，温暖的房间，深垂的寝帐，幽暗的灯光。”

“家是夫妻相偎着度过寒冷和倦乏的黑夜，体验欢乐与幸



福的美好时光的地方。”

“男人希望女人永远是恋爱时的模样，女人则希望男人天天都变化。我是不是变得又老又丑了？”张萍又想起了那个梦。

张萍是一个自我意识很强的女人。和周民生活这十三年中，她是这个家的中心，家庭生活是围绕她转的。这些年她自强惯了，也独立惯了。她认为这个小家差不多都是她一个人垒起来的。她跟周民一起生活的十三年，她对周民还是忠贞的。整天窝在家里，把所有的时间都耗在丈夫身上，干着不折不扣的主妇工作，主妇就是老妈子的代名词，她为这个家几乎操碎了心。

可是，令张萍十分不解的是丈夫为什么不理解她，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她。现在，周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，在家的时间也越来越短，这就使张萍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，好像周民不太在乎她，更不在乎这个家，在周民的生活中有没有她都行，有没有家都行。

7

夫妻之缘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。女人离开男人时间久了，就会产生强烈的思念，这种思念如果长时间得不到满足，就会滋生出一种排斥心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客观环境的变化，夫妻之间的感情很可能失去平衡，那时候离心力就要大于吸引力，就会有改变轨道的现象发生。就很有可能像干涸了源头的小溪，最终消失了盈盈的清波。

张萍现在好后悔嫁给周民。如果当初知道婚姻是这么个东西，她宁愿不结婚。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愿意结婚而独守空房。爱与恨，交织在一起，此起彼伏着。

婚姻中的男女需要不停地改良，时时地更新。如果一方中止这种努力，接下来的恐怕就是一场革命了。或许我们彼此失去了吸引对方的东西，使男人变得越来越不愿意回家。

窗外，风在嚎叫着，令张萍心里直发毛。

张萍认识一个128寻呼台的小姐，小姐对张萍说：“萍姐，每到晚上十点钟以后，妻子找丈夫的传呼和电话特别多。听着女人们焦虑、渴望、愤怒、谩骂的话语，我们台有的小姐都不



想找男朋友了，觉得这婚姻特别的怕人。现在，离婚的都快赶上结婚的多了。有的女人在电话里。情不自禁地哭喊、叫骂着：‘跟哪个不要脸的女人住在一起啦，被哪个狐狸精迷住啦……那个臭婊子……’等等，什么话都说。”

风仍然是那么猛烈，带着让人心焦的哨音。张萍想，周民这个晚上是不会回来了，自己也不要胡思乱想了。张萍感到悲哀，今天的男人们怎么变成了这般模样。

张萍觉得心沉沉，身沉沉，心也累，身也累。眼泪一下子又下来了。有痛苦的泪、愤怒的泪、悲哀的泪、忧伤的泪……

她想累了，哭累了，带着自责，带着祈盼，带着眼泪，伴着风声迷迷糊糊地又睡着了。

那是一个晴朗的夏夜。透过窗户上的窗纱可以看见深蓝色的星空中那轮皎洁的明月。它慢慢地星空中移动，柔和的月光把它的清辉和着微细的暖风流进房间，流在张萍的脸上，也流进张萍的心里。

8

毕竟晒了一个白天，夏日的夜晚闷热。她躺在床上，热得难受，就爬起来，到卫生间冲了一个澡。在擦干身子的时候，卫生间的大镜子里照出她丰腴的身子，像一颗永远处在成熟期的果实。她知道肥胖和丰腴的差别。她看见自己的乳房像一对蒸熟的小馒头似的鼓鼓的，微微悬吊着，有着甜蜜的模样。三十多岁以后，小腹微微隆起，身材越加成熟。连接着乳房以下的曲线自然过渡，浑圆中透着柔软的弹性，她侧过身，看着自己的臀部……

她的脸红了，尽管卫生间除了自己没有另外的生物。

由于脸红，张萍发现自己的脸蛋儿更加漂亮，光彩照人，水葡萄一样的眼睛，丰满的嘴唇，挺直的鼻梁……

可是丈夫从来没说过自己漂亮。只是有时被自己追问急了，才迫不得已地说一句“还可以”，张萍总也猜不透“还可以”是漂亮到什么程度。也许丈夫只不过是说自己并不难看，但他没说自己漂亮，也没说自己是美人。直到现在，张萍也不知道她在丈夫的眼里是漂亮还是不漂亮。只有张萍办公



桌对面的钱大姐说张萍耐看，有气质，是那种男人看了会喜欢上的女人。反正不管怎么说，张萍现在自我感觉非常良好。

张萍冲完澡凉快了许多，随手打开了电视机。周民经常下班不回家，看电视是张萍消磨时间最常用的办法。

时间在悄悄地流逝，已经十一点多了，周民还没回来。

张萍在心里默念着：“周民，你怎么还不回来，你在干什么？”

你知道不知道我还在等着你回来呢？”

张萍在黑暗中借着月光看了一下表，不知不觉已是十一时五十分了。她心里一阵烦恼：又是一次半夜未归。这时，她的心情从思念到盼望到乞求，直到后来转变成一种怨恨。她想，如果超过十二点钟他再不回家，我就打传呼，一定得把他弄回来，他可能又去打麻将了……

十二点已过，周民还是没回来。

张萍拿起电话开始给周民打传呼，一连打五遍自动传呼。刚撂下电话，周民的电话就挂进了来，用很不耐烦的口气说：“马上回来……”

等到凌晨一点三十分，周民终于回来了。

打开门进来后，他铁青着脸，开口第一话就开始责备张萍：

“你接电话就发脾气，在电话里大喊大叫，有那么多朋友在场，你一点儿也不给我面子。”

张萍在家等了周民一个晚上，本想把他叫回来早点儿休息也就算了。没想到，周民直到现在才回来，而且不但毫无歉意，甚至反过来对她发脾气，刚一进门就兴师问罪。张萍感到受了莫大的委屈，她的怒气也被挑起。她杏眼圆睁，不甘示弱地回嘴道：

“这么多年这面子我已经给足你了，再者你回电话别人怎么能听得见，你回来晚了还有理？你在意过我吗？你还是个男人吗？你有责任感吗？你总是拿我跟别的女人比，你怎么不跟别的男人比呢？比你有出息的男人多着哪。你的朋友、同学当



大官。挣大钱的还少吗？人家也没像你似的忙得天天不回家。你就是见麻将挪不开步，玩心重。别人家的男人对媳妇好的多着呢，谁像你，三更半夜回家连一句道歉的话都不会说。”

周民听妻子这么一数落，气不打一处来，于是接口说：“你不就是瞧不起我吗，变着法子损我，我就这‘X样’，能过就过，不能过拉倒。”

张萍给呛得半天没说话，忍了又忍好言相劝道：“我也不是禁止你玩，但你得有个限度。你看都几点了，这样对你身体不好，你都四十多岁的人了，怎么总也长不大，不知道爱惜身体。”

周民赌气地说：“我自己的事，不用你管。”

张萍口气变软地说：“你以为我愿意管哪，谁不知道歇着好，你不是我丈夫吗？你不是孩子的父亲吗？这个家也不全是我的，凭什么总是我管家，你在外面玩？”

他们俩你一句我一句的吵了起来。

周民认真地说：“你也可以去玩儿呀。你愿意去哪玩儿就去哪玩儿，愿意玩儿什么就玩儿什么，你只要别管我就行，就当没有我这个人。”

张萍恼怒地说：“你说的都是废话。你也玩儿，我也玩儿，这个家还要不要了？你不是这个家的人吗？难道这家就是我一个人的？四十多岁的男人，还没正事。你有什么资本，一天到晚总是玩儿？别人玩儿是功成名就了，你什么都不是，还在玩儿。结婚十三年，你玩儿八年，还没玩儿够。你要是有正经事情，我支持你，你一天到晚除了打麻将，就是喝大酒，谁知道你喝完酒都干什么去了？”

周民听出张萍话外有音，抗议道：“你别血口喷人，胡乱猜疑”

张萍愤怒地瞪着周民说：“那我昨天晚上打那么多遍传呼，你怎么没回话？你没长手啊？为什么不回个电话？你还有手机。你不是跟女人鬼混，你去了哪了？为什么不敢回话？”

周民抵赖道：“我没听见。”



张萍涨红着脸说：“你撒谎。你为什么没听见？”

周民蛮横地说：“我关机了。”

“你关机干什么？为什么关机？”张萍步步紧逼。

“我们打麻将，嫌 BP 机烦，都给关掉了。”周民答道。

“那你为什么下班不回家，去打麻将？”张萍问。

“小董找我打麻将，三缺一，我能不去吗？还有我们经理，我也不能不给经理面子啊。”他被张萍轻视的眼光逼了回去。

张萍忍住火道：“谁的面子你都给，就是不给我面子。你们经理跟你打麻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长年在一起玩，你就不会说家里有事情？你们经理让你干什么，你就去干什么？你三天前就答应好了，今晚在家陪我吃饭。我做了六个菜，就等着你回家吃饭。你如果回不来，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一声，我自己先吃。”

“你总等我干啥，我自己照顾不了自己啊？做好你就吃么，还能饿着我啊。”

张萍气愤地说：“看你瘦得像个猴似的，还熬夜。”

周民呸道：“我乐意，不用你管，以后你少操心。你要真为我好，就不要来烦我。你看那么多人在一起玩儿，别人家的媳妇都不管，就你事多。”

“你怎么不说，我最关心你。”

“你关心得过了头，这种关心法我受不了，你也不觉得招人烦？”周民说完，倒头就睡。

张萍听他这话，大口大口地吸着气，突然激动起来。她上前抓了他一把，想把他抓起来说清楚，这个家是旅店还是招待所？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你得在外面玩儿三百天。你说，跟你结婚这十多年，你下了班正点回家有几次？你不是打扑克，就是打麻将，管过我和孩子吗？要不然你就喝酒，半夜三更才回家。这个家你想回就回，想走就走。你为什么要结婚？你就应该当跑腿子。你没有责任感，没有义务感。你那干部都白当了，还不如一个工人懂得感情”

张萍边说边哭边推他，不让他睡觉。



他一翻身坐起来，冲着张萍吼着：“你他妈的还有完没完，你放着好日子不过，是缺你吃，还是少你穿？”

面对他怒火中烧的模样，张萍不得不承认自己很害怕，可是再怎么害怕她也不想失去立场。于是，她硬是将这畏惧藏在心中，表面上装出她自认为最坚强的样子对周民喊着：“我对你的要求过分吗？我只要求你每晚十点钟以前回家，或一周少出去玩两天，抽出一点儿时间陪陪我和孩子，这对你来说有什么困难？我的要求过分吗？你说！你说！”

“你闹够了没有？你今天吃错药啦？是不是怕别人听不见？”

他板着面孔大声斥责着。

周民发怒时张萍确实有点儿畏惧。她退了一步，但仍目光炯炯，“我偏要说，我偏要闹，是你逼的，是你自找的。”她的音量随之更大了。

“住口！你别再胡闹了。”周民也提高声音大喊着。

张萍一听周民提高了声音，骤然变色道：“你他妈的半夜不回家，怎么是我胡闹呢？你说，到底是咱们俩谁胡闹？”空气中好像充满了蓄势待发的风暴，这一瞬间，张萍好似听见了自己如雷的心跳声。

周民厉声斥责道：“你把嘴巴放干净点儿，否则，别怪我打烂你的嘴。”张萍气得语无伦次，瞪大眼睛，被他的严肃怒容骂得发怔。

“你……你敢？”她的声音中有一丝恐惧。

“不信你试试。”周民声色俱厉地警告。

“就是你胡闹，”她一边擦眼泪一边说，“我恨死你了，你以后别跟我过，你就跟麻将结婚，跟麻将过吧。你就知道打麻将，没出息，没志气，谁像你？谁比你强。”

周民冷笑道：“你不就是瞧不起我吗？变着法子想教训我。我就是谁也不如，这下你高兴啦？告诉你，我这个人生下来就这样。我以后天天玩儿，谁也别想管。愿意过就过，不能过拉倒。”



周民今天又一次说了这句话。

几乎每次打架周民都说：“能过就过，不能过拉倒。”张萍非常讨厌这句话，因为它听上去总好像有弦外之音，既像是一种威胁，又好像是一种暗示。“不过”这个词是夫妻生活之间最边缘的话语。他们之间“战争”的升级往往都是从这句话开始的，现在张萍发现自己也像受了传染似的，也想说这么解气的话。

周民看着张萍那由于气愤而涨红的脸，既有些心疼，又有些愧疚。他真想说：“你消消气，是我不好，我一回来就惹你生气。”可是，他天生又是一个不会说软话的人。他就是这样一种性格，既不会哄妻子，又不会说好话。虽然他也非常羡慕那些会哄妻子的男人，比如他们公司的牟经理看到妻子生气，就专挑妻子爱听的话说，讨好地嘻皮笑脸，哄她、逗她，承认错误，表示态度，大献殷勤；用毛巾给妻子擦脸，给妻子洗袜子等等，直到妻子重新露出笑容为止。而周民虽然也想那么做，可就是做不到，他的性格就是如此。他即使错了，也不会服软，更不会说赔礼道歉的话。只是把歉意藏在内心深处，表面上则是脖子梗梗的，脸上冷冰冰的，没有任何表情，也没有任何话语。或者一开口就是呛人的话，大有“死猪不怕开水烫”的意思，好像对妻子的愤怒，妻子的谴责早有思想准备。

看到周民这个样子，张萍更气愤了。她的心在哆嗦，身子在哆嗦，她指着周民的手也在哆嗦。

“周民，你太不是人啦！”张萍暴跳如雷，“你现在不但心里没有我，连孩子也没有，你……”

张萍气得语无伦次，她说不下去了，一股冲天的怒火烧得她嗓子眼儿发紧。

她内心的那种刚烈性格开始起作用。刚烈的性格牵动着她全身的神经，促使她全身的血液直往脑门上冲，使她浑身好像被烈火燃烧着似的。她真想随手给他一个耳光，但刚一举手，她又忍住了。她忽然想起了上次的教训，不能再给他动手打人找借口。这时，张萍心里也有些害怕：上次因为自己先动



手打了他，引起他更强烈的报复。他打自己更疼，更狠。我打不过他，吃亏的最终是自己。上次他把自己打得浑身青一块，紫一块，眼睛都打肿了，浑身疼了好几天。第二天都没敢去上班，怕同志看到肿胀的脸和红肿的眼睛，会问自己，自己无法回答。尤其是他踢自己腿上的那一脚，一走路就疼，害得自己一瘸一拐的，好几天才过了劲。

她又想摔东西来发泄自己的愤怒，可又舍不得，那都是自己一点一滴积攒的，像自己的孩子一样，心疼还来不及哪，怎么舍得摔，如果我摔了小东西，他去摔大东西，会引起他更强烈的报复——他会比我摔得更厉害。

张萍想：“如果孩子在家就好了。孩子在家，他不敢使劲打我，孩子会哭会闹的。”

孩子小的时候，他们俩一打仗，孩子便睁大眼睛看着。他不哭，也不闹，而是咯咯地笑。那时候孩子小，不懂事，觉得怪好玩的。他们俩一看孩子那可爱的样子，什么火呀、气呀，什么打麻将，什么夜不归宿呀，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张萍会马上抱着儿子亲着，眼泪就会流下来。那不是伤心的泪，气愤的泪叫而是幸福的泪，激动的泪。在孩子面前，她会忘了愤怒，忘了痛苦。

张萍心里又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女人一旦成为母亲，就不再完全属于自己了。她必须为这个家和孩子作出牺牲。孩子是自己奶水尿布中一点点养大的，那是她生命的延续。作为一个不幸的女人，你可以恨那次错误的婚姻，恨由于错误婚姻而走进你生活中的那个可恨的男人；甚至可以怨恨不负责任的父母在自己的终身大事上没有提一点忠告，提一点建设性的意见，而放任自流，过分相信孩子的能力；以及恨由于那次错误婚姻给你带来的不幸生活，恨与那次错误婚姻有任何关联的东西。但是，你惟独不能恨那次错误婚姻的产物——你的孩子。

孩子没有错。可是张萍这口气出不了，难以平衡自己。她受不了周民对自己的这种神态，她的怒火需要发泄出来。于是她歇斯底里的大哭大喊，那是她在绝望中的渲泄。她大声地哭



喊着：“告诉你，周民，这日子我也过够了。你走吧，你去玩儿吧，我不拦你。以后你永远也别进这个家。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给你打电话，再也不找你，让你玩儿个够。你这个不要脸的男人，你这个‘三轮’，‘大傻冒’……”

“什么！你说什么？”周民的脸一阵青，一阵白，他似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你不是人！你是一个大混蛋！我恨你！你晚上不回家，在外面玩儿女人！”张萍由于畏惧和愤怒而发狂般声嘶力竭地喊着。

“你骂人？”周民气愤地问。他的身子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，他似乎不大相信她会这样骂他。他使出所有的力量，扬起手对着她的脸挥去……

“啪！”

清脆得像是玻璃器皿被摔碎了似的。

五个指印清晰地印在张萍的脸上。张萍愣愣地看着周民，手却下意识地去摸自己的左边面颊，觉得滚烫滚烫的。

周民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：“我让你骂，我……”

张萍翻身抓起笤帚抽打着他，他一把夺了过来。一下把张萍掀个大跟头。

张萍坐在地上大哭起来。边哭边喊：“周民，你没能耐，你打媳妇。你在外面装老实，回家耍威风，你狗屁不懂。”

“你他妈的懂。”周民回骂了一句，他猛地跳起来说：“我没打老实你？操你妈的，让我把你惯的，你放着好日子不过，你他妈的没事找事。”

“你说话怎么跟我带罗嗦？”张萍不知好歹地昂起脸说。

“我就带了，你怎么样？”他的脸色相当难看。

“你要再骂我；我就回骂你。”她仍强硬的不肯屈服。

“你他妈的敢！”他怒火攻心地举起了手。

“啪”的一声脆响，张萍急忙捂着脑袋，她以为周民又要打她，抬头一看：半导体收音机摔个粉碎。

“你干什么？”张萍惊恐地喊。